退溪先生集 二十二

書

共三十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九

書

答鄭道可逑問目

老母在堂而伯兄見背寡嫂獨存唯有二女子又仲兄出後大宗逑在母側而家廟卽繼祖之宗與仲兄同薦時事未知孰爲主人祝文書名初獻行禮不知何以乃爲合宜毋意欲待吾仲季生子以立兄後如是則事無難處情禮俱得矣苟或未果也伯兄之祀當從俗例使外孫奉之耶抑依古禮班祔家廟耶

宗子成人而死則當爲之立後朱子答李繼善
之書可考今尊堂欲爲長子立後甚合禮義兩
君極宜贊成之一擧而百事皆順矣且宗子而
已成人有室非旁親比而泛然班祔更恐非所
宜爲故必以立後爲善耳廟祭祝文書名所宜
亦有李繼善問答見於續集今依此處之則繼
後子雖在襁褓亦當書其名而李也爲攝主以
奠獻可也然則其未立後之前亦不得已權以
季爲攝主不稱孝只書名稱攝而行之爲可仲
則已出繼人後雖攝主恐亦未安也但今人無

子而有女牽掣情私鮮能斷以大義而立後至
以外孫奉祀一廟而二姓同祭夫天之生物使
之一本而此則爲二本焉甚不可也今人或不
幸其外家祖先無後而未有所處者不忍其主
之無歸則權宜奉置別所而往來奠省未爲不
可若公然與其本親同享一廟則悖理莫甚所
謂神不歆非禮者此類之謂也故今於外孫奉
祀之問不敢苟循而以爲可行也

主人已死無后將欲繼後而未果則爲攝主
者於晨謁大門之禮何如

既云攝主宜攝此禮

唯主人由阼階則攝主亦不當由阼階否

恐當避

旣爲攝主祝文中攝之之意當書何處

宗子未立後已爲攝主之意當告於攝行之初

祭其後則年月日子下只當云攝祀事子某敢

告于云云

有冢婦則攝主妻不敢作亞獻否攝主旣爲

初獻則冢婦之爲亞獻甚爲未安柰何

禮曾孫爲曾祖承重而祖母或母在則其祖母

或母服重服妻不得承重云然則攝主妻似不得代冢婦而行亞獻然嫂叔之嫌未知當避與否更詳之

答鄭道可

示諭學之不進昔人亦憂之能知其不進而思所以進者進進不已寧有終不進之理耶如滉老昏將死而逢此顛蹶是爲眞不進耳書院稱號等事旣已粗定其間細微曲折猶可僉議裁處而今乃枉煩諸君書一一來詢慷汗不自勝況此逆旅病枕中何能爲諸君開一喙耶

答鄭道可

滉初以濫恩之故終不欲出中間因諫官啓請旣遞貳相將降崇品如此而復辭一似無說不獲已爲暫出旋歸之計旣入脩門百責併加愈辭愈嬰歸計杳無端緒甚悔來計之失也而又知出處之間見幾善斷眞是不易事也素養不厚應世酬物多失少得如君無累堅坐讀書令人起羡想也

答鄭道可問目

祠堂之制欲依文公家禮而家禮所載圖有

今觀之似有未解不知正寢是今之中堂二
亭是今之外廳否曰架曰龕其制如何

祠堂圖多與本文不相應未詳何意但正寢與廳事非係祠堂之制正寢今之東西軒待賓客之處然古人正寢皆在前而不在東西故曰正寢前堂也廳事如今大門內小廳所謂斜廊者耳柱上加梁楣曰架龕字書以爲塔下室盖室之小者

支子生而立齋死而爲祠亦可否

家禮云云者以生時居處神所依安故也

逐日晨謁出入必告或未潔則奈何
若計此則是乃周禮長齋恐無是理蓋晨謁但
行庭拜非有薦獻故也
參則先降神祭則先參神何意
參則是日之禮本爲參而設若先參則降神後
都無一事其所以先降神者爲參故也祭則降
神後有許多薦獻等禮所以先參而後降耳
參神辭神朱子則用再拜瓊山則用四拜
程子亦以爲當再拜瓊山意未可知
凡獻禮參則主人手自斟酒祭則執事斟之

心無他意只是參無代神祭節文似略故有言

爲盡愛敬之心祭則有代神祭等許多自有節

文足以盡愛敬之心故雖非自斟亦可耳

未嘗不食新在禮當然若出遊遠方未便卽

薦而再三過之奈何

隨地隨宜力所可及處當盡吾心其不及處恐

難一一守一法爲定規也若膠守而不變則出

遠方者不食新穀飢而死矣無乃不可乎

家禮祝版長一尺高五寸當用周尺否不言

其廣廣用幾寸

若周尺恐太小或疑高是廣字之誤未詳是否

四時之祭卜日則立於右讀祝則立於左卜日亦立于左矣至其終立于右者主人與諸執事東西相對而立皆北上以次而前則主人之右卽執事爲首者對立之處故就此而告爲順若左則不與對也

讀祝當高聲讀抑低聲讀

太高旣不可太低亦不可要使在位者得聞其聲可也

主人有故使其子行祭則祝文當何書

祝當曰孝孫某使子某敢告于云云

時祭或前旬擇日或例用今至或例用上丁不知誰最得宜所謂环珓卽今之何物若仲月有故則季月當不祭否

家禮卜日註溫公及朱子說已明不必更求異說环珓今不知爲何物以意造作而用反涉不虔辛過時不祭禮經之文

祭酒用清酒用醴酒或用平生所嘗嗜何如

用平生所嗜恐未安屈到嗜芰遺言要薦君子有譏

亞獻終獻如禮文則當只俯伏興否

亞獻終獻並云如初儀則當拜

闔門之後或有不出而俯伏於前者何如

家禮所闔之門即中門也出者出此門也旣曰闔此門安得不出而闔耶但今人家廟中門與古所謂中門似異若以今楣下出入戶爲中門則所謂俯伏於前即是出也

茶是古人常用故祭亦用之今旣罕用點茶何以爲之

今人進湯水是古進茶之意

今主婦不參祭扱匕點茶主人爲之否

當然

主婦參祭何如

好

無執事而主人獨行則受胙嘏辭及告利成等禮何以爲之

無執事已闕於禮安能備此禮耶

禰祭當前旬擇日而時祭用分至則獨於禰祭擇日何如欲例用重陽何如

擇日之說見上

忌祭行素止行一日否世俗亦於齋戒日不
敢食飮此是過於厚處從俗何如
禮宜從厚此類之謂也
忌日着白笠何如
恐異
忌日欲祭一位何如
忌意亦然但中古亦有祭兩位之說比於當喪
兩祭此似無甚礙故家間從先例兩祭
忌祭若冢內有故借僧舍以祭猶愈於廢祭
否若於墓側立齋宇使僧守之何如

墓所齋舍爲祭而設其行於此豈害於事若借
他僧舍則不可若墓舍僧守朱子於婺源先塋
亦令僧守恐無妨
忌祭欲定行於主人之家支子女子則只以
物助之而已何如
此意甚好然亦有一說朱子與劉平父書有支
子所得自主之祭之說想支子所主之祭恐是
忌祭節祀之類也今若一切皆歸於宗子而支
子不得祭則因循偷惰之間助物不如式以致
衆子孫全忘享先之禮而宗子獨當追遠之誠

甚爲未安又或宗子貧窶不能獨當而幷廢不
祭則反不如循俗行之之爲愈也
今人姑老在堂則當廢之祭亦不敢廢曰冢
婦在是何如
古無此禮
已所不當祭如外高曾妻祖無人與祭已爲
初獻則祝文當何書書之有礙則祝文闕之
何如
闕
瓊山儀節如獻時不負而先祭與夫婦共一

卓等處皆未浹意

瓊山禮多可疑

喪祭雖曰從先祖量力可改則不若一從禮

文之爲愈也

亦有不得盡如此者

速嘗緦不祭蓋齋則忘哀哀則未齋所以廢祭

服有重有輕祭有備有簡緦而廢祭古恐未然

匹士大牢以祭謂之攘則大牢無乃不可乎今或

一家代牛十家分用將以薦祖廟甚非薦祖之

意若家貧則寧以雞鴨代牲而不欲用此何如

殺牛以祭非士之禮然買肉以祭亦恐難非之

祭席欲用蒲席何如

用莞席有何礙乎

國喪廢祭者若不廢祭亦當上墓否

卒哭前未可上墓其就廟如節祀之禮有官者

恐亦不可行也

夢見先君或已所當祭而有故未參則臨食

於飯中揷匕少頃以盡誠意何如

此等事何可立定規式然以理言之但於中心致盡意

之人誠可也若務行此等事物恐漸近於希異也

先代有勳勞於國家爲不遷之主祝文當書幾
代孫某官某敢昭告于幾代祖某官府君否
當如此
前後室三神主共安一櫝否主人後出則前
後坐次何如
朱子曰繼室亦禮聘當並配然未知共一櫝或
異櫝耳坐次不可以所出前後有改易也
代盡將祧而無繼宗主人則諸孫中只以次
子之嫡孫主之否抑擇其雖非支宗代稍近
而年稍大者爭

禮只云代未盡最長之房不分適支也

墓祭當依禮文則不用羹飯否

禮文不見有不用羹飯之說

蘋藻之爲簠簋之用古人所尙而朱子之時已不能復今之時又與朱子時不同三品時醯固不易得米麪之食亦不能辨只依家中所有云云又以麪代麪食餠代米食何如

溫公書儀已不能盡依古朱子家禮酌古禮書儀而又簡於書儀今俗又異於朱子時安得一一依得如所示爲善但尋常以麪爲麪食以米

爲米食令以兩物代兩物云其別爲他物耶是令之何物耶此愚所未知也至如今人骨董雜陳只務多品此不知禮者之事何用議爲

子路食輒之食依歸已失正矣孔子答之何也

子路仕衛之非先儒已多言之孔子之答而不告未可曉

孔門諸子或升堂焉或入室焉所造之深非後學可測而只當時依歸皆未愜意豈猶未免習俗所遷奪而然也

或問於朱子曰孔門弟子多仕於列國之大夫

者何故曰他別無科關仕進者只有此一門舍此則無從可仕所以顏閔寧不仕耳今按朱子以顏曾不仕爲善則其不足於仕彼可知

丁舍人瓚以眞西山仕於理宗朝爲疑此是發前儒之所未疑蓋史彌遠謀與楊后援立理宗而廢置太子理宗旣享又從而放殺之理宗寧獨無罪西山之立於其朝何也

史彌遠鄭清之廢立之惡固天理所不容但濟王未登極彌遠稟太后而廢立理宗之罪不可以臣弑君論斷此西山鶴山所以臣事而不[illegible]

也然是時傳伯成揚簡召而不至是則更快人
意耳
又按西山爲濟王宮教見濟王輕佻多失德盡
心力而規諫不見省乃去及後日立朝爲理宗
極陳濟王之冤主行贈典之說旋以此爲臺小
排擊而去朝則其所以明天理盡己職扶綱常
救世道者亦可謂至矣
南冥曹先生嘗以鄭圃隱出處爲疑鄙意鄭
圃隱一死頗可笑爲恭愍朝大臣三十年於
不可則止之道已爲可愧又事辛禑父子謂

以宰為王出歟則他日放出已亦預焉何也十年服事一朝放殺是可乎如非王出則呂政之立嬴氏已亡而乃尚無恙又從而食其祿如是而有後日之死深所未曉

程子曰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以圖隱之精忠大節可謂經緯天地棟梁宇宙而世之好議論喜攻發不樂成人之美者曉曉不已滉每欲掩耳而不聞不意君亦有此病也

昏禮之廢久矣下之人固不可復然南冥先

生酌古參今使之初昏相見闕親迎一條外
其餘曲折尚自依禮
好好葬家亦曾已行之矣
娶妻經年而歸或積年而歸則入門拜舅姑
訖使之卽拜祠堂何如蓋古之必待三月者
未成婦也今之時異於古雖未歸而久修婦
道又或生子而後始歸如是而尚待三月無
乃執泥不適乎存羊之義亦不可不取不知
何如
此處存羊之義恐用不得

夫婦久別而相見或有相拜者何如

婚禮壻婦交拜古無而後賢循俗尊之祭妻夫亦當拜云以此觀之拜似得之但未有考據不敢質言耳雖拜恐當如今人相見只單拜爲得

妻族稱兄弟叔姪妻母有以母稱之又有以妻齒爲坐者何如

妻族稱呼妻齒爲坐皆非是妻母稱母俗亦有之終不可爲訓耳

納采而壻之父母死則當待服除爲昏若壻死則奈何

曾子問吉日而女死條夫死亦如之註若夫死女以斬衰往吊旣葬而除也未論許嫁與否然先儒云聖人不能設法以禁再嫁此女必無禁嫁之理況吾東方婦女不許再嫁則此女成服往吊亦恐難行也

定昏未納采而壻之父母死則奈何

未納采不可以定昏論

納采而壻之父母死則世之人或送衰服於婦家是何如

當依曾子問納幣有吉日而壻之父母死處之

送衰服不可也

中原婦人尚有冠服之制而獨吾東方未免被髮之習中原之制雖未可遵欲使婦人著長衣帶大帶何如

恐非一介士人所當創立其制

先代有勳勞得蒙世蔭者寧冒稱生員而羞以忠義衛衘號何如

假稱美號不如實稱猥號

今有士人某性孝其先君平生雅居之所不忍坐臥至於幽閉述以爲此意甚可愛然一

家之中若有敬謹之事必就其處決之何如

此意甚好然亦恐有難行處苟如是說古人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等事似皆爲忘親而先人所居之室皆閉而移他乃可作階更無人爲升降之主如何如何故愚意此人於此輒有不忍坐臥之心甚當而至於幽閒則恐難於推行之處至如決事於其處尤爲未穩若是是以先神爲不依於祠廟而依於此其可乎

古人臨食必祭今亦祭之何如

此亦有難通處我爲客而獨祭主人不祭或我

爲主而獨祭客不祭二者無一可者也若爲是不可爲客而到處勸主人同祭爲主而每見客勸同祭豈不大取怪於俗耶

今到書院所祀之人心所不欲拜者則不拜何如如欲不拜不入其院何如

此亦何可立定例式

少時一字之師皆可拜否

古人爲師無服以其輕重難齊不可預立法也拜亦然

城隍之祀何如

嘗見先儒說亦以城隍爲不當祀未記出何處徐更詳之

凡諱當諱幾代叔父叔祖外祖妻父皆可諱耶世人亦諱生在之親何也

諱法雜記下篇詳之試詳考之可見也其言毋之諱宮中諱之妻之諱不擧諸其側則外祖妻父有當諱處有不必諱處可知但卒哭而諱則生前不諱固也然生前豈敢擧親名而稱之耶此尋常所疑

中原人作家禮集說其中有所謂生忌蓋於

先考妣生日設飲食以祭之象平生也其祭文曰存既有慶歿寧敢忘云云此意何如

恐孟子所謂非禮之禮此類之謂也

弔人內喪弔於內甚未安弔於外處何如

禮嘗升堂拜母之外不許入令人皆入弔未安

答鄭道可

既曰當齋衰期年而除中心喪三年則期而服禫服黲色雖重服在身於變除之節自當各服其服既事反重服無乃可乎雖在母喪於常服恐宜服重服不可輒去重而服黲也至於上食

等有事於几筵時又當服黲蓋旣不可以斬衰
入又不可以他服故也妄意如此不知得否如
何

答鄭道可問目

家禮陳器下不言用燭儀節只有香卓上一
燭今人逐位例用雙燭

不言用燭而用燭雖可疑喪禮吊客之入有然
燭以待之文用燭恐無不可但不須每位雙燭

家禮陳器下有設鹽楪之文至於設饌進饌
之時皆無用鹽之處獨儀節鹽醋俱設鄙意

煎鹽之尚貴天產也朱子之設鹽楪而不用
似與玄酒之義同而瓊山輒以意入於圖中
恐非朱子之本意

未詳

家禮本註魚肉用二味而通禮獻以時食註
引語類云大祭則每位用四味請出木主俗
節小祭只就家廟止二味故今欲用四味蓋
於大祭只設二味太略故也

善

禫服朱子參取書儀用黲衣冠國朝五禮儀

又許白衣笠而今人例用黑色笠碧色衣是
何據鄙意擬用黲制如朱儀何如
黑笠於古無據但黲冠巾之制滉所未及行不
敢云如何
忌日是君子終身之喪其服宜用禫服過禫
之後欲留此一襲每遇忌日服此服而行哭
奠之禮不知可否
忌雖終身之喪與禫不同留禫服以爲終身之
必非先王制禮之意曾參孝己亦未聞行此
事今欲行之無乃太過乎

家禮本註有未大祥間假以出謁者之文其

爲文義全未得曉

常未諭此文

家兄以出後初期除服之時只用玄草笠玉

色衣今逑若用黲制則一几筵之中而服色

不同不知何如

兄旣循俗而弟獨改之如何

逑以攝主自爲初獻則亞獻不可使丘嫂爲

之前以此意奉稟伏蒙賜敎禮曾孫爲曾祖

承重而祖母或母在則其祖母或母服重服

妻不得承重然則攝主妻似不得爲亞獻云
鄙意竊恐未然孫既代父之服妻不得代姑
者著代別嫌所以不容不然兄既無嗣弟爲
攝主與子代父之義不同而嫂叔之嫌更有
甚焉行禮極礙敢以再稟

似然

述既爲初獻賤婦爲亞獻則終獻仲兄爲之
何如仲兄以出繼之故今此私喪不得爲攝
主所以當爲終獻若賤婦當避嫌於主婦則
仲兄爲亞獻賤婦爲終獻亦何如

恐當如此 此謂兄爲亞獻主婦爲終獻也

喪禮侑食下只有添酒之說而無扱匙正筯之文竊恐此時主人悲遑禮文曲節不遑盡備故扱匙正筯直在進饌之初侑食只令執事者添酒而已否

恐扱匙正筯在進饌之初此說是

大小祥卒哭辭神並如虞祭而虞祭辭神再拜乃在斂主之後與吉祭先辭神後納主之儀不同不知更有微意否

未詳何意不敢臆說

先妣之祖妣在大宗之廟而仲兄主其祀今祔祭仲兄當爲主人而仲兄所後父斬衰之服尚未除當服斬衰主祭而祝文稱孤子否

恐然

家禮喪主非宗子則惟喪主主婦以下還迎今祔祭仲兄以宗子爲主人則還奉先妣神主時仲兄當從還迎之列抑以宗子厭尊於祖妣而不敢往迎否

不敢往迎爲是

喪主主婦以下還迎則此主婦非主人之主

婦乃喪主之主婦

喪主之妻

祔祭當告于先妣之祖妣而家禮只云孝子某適于某妣儀節云孝孫某某適于顯曾祖妣鄙意大宗廟高曾祖禰神主未及改題今用曾孫曾祖等稱謂恐亦未安如何

家禮豈不以此祭主於升祔先考先妣而設故只稱孝子耶雖未改題恐不可以曾祖妣爲祖妣也皆所未詳

禫祭祝文尚稱孫哀子則禫祭之前仍用孫

哀之稱無乃可乎

恐當如此

弊家旣於四時之祭例用分至未能卜日此

不敢獨行卜日之儀只用上丁爲之可否

今皆用上丁

四時之祭雖用分至而前期旬有一日例有

告日戒衆之儀故今亦擬用此禮可否

此等亦不須問人何者他人難可否於其間

禫祭之服當用何服家禮旣無所云儀節只

云主人以下俱素服詣祠堂而更無易服之

儀今俗則例以吉服如大小祥陳服易服之
節此何如
不依陳服易服之節不知禫服除在何節吉服
著在何日
中國人家皆有正寢故告請神主有出就正
寢之文我國之人旣無正寢而襲稱正寢頗
爲未安今欲改稱正堂不知可否但述自先
世未有家室早晩營構欲略倣堂寢之制
正寢謂前堂今人以家間設祭接賓處通謂之
正寢若用古制甚善第恐或有異宜處耳

當祭之時神主當脫櫝特坐否其所謂笏者
其制何如
似當脫櫝笏制未詳
虞祭無參神一條前參下教極盡情理如大
小祥祭三年之內有常侍几筵之義宜不用
參神之禮至於禫祭乃在祔廟之後似與常
侍之義不符而亦無參神敢用仰稟
豈以禫亦喪之餘故耶
晦齋先生奉先雜儀註凡時祭盛服無官者
用黑團領鄙意盛服無如黑團領若紅團領

豈是盛服古人不以爲褻服

恐然

韓魏公祭式有祠版長尺二寸象十二月廣四寸象四時之規又有迎神等禮弊家凡用紙牓必用魏公祠版之規與迎神之儀定爲恒式自定一家之禮恐不必問人人亦不敢與論

答李棐彥國弼○癸亥

前書以心恙風寒爲憂固知君氣未甚實未免有風寒之患不可不常慎將護至如心恙則乃是過用心力所致此尤當預防其原不可以爲

一本亦下有有字

過焉而忽之蓋古人爲學雖曰勤苦一則[illegible]
內外所以養其中一則曰發禁躁妄內斯靜專
今不務此而先要制縛此心故易生病滉郎嘗
傷於虎者故奉告如此幸切留意東土之下其
在何地此意亦不惡耳

答李棐彥 戊辰

文王之世民皆讓畔朱孝友之訓著於小學固
當勉慕而力行之但其間亦不可以一槩斷言
者要在淸心厲操以義理善處之耳

答洪胖 乙丑

高山靜室歲晏獨棲興致可想至於讀書多礙欲問而不知所以爲問初學固如此惟能忍辛耐煩愈讀愈思積久浸漸之餘有漸開發處有忽通透處又必有可問難處正欲速不得也

答洪胖

書至知靜處佳勝然未審讀書中意味稍有異於前否細觀來喩及別紙之云似看得義理殊未浹洽圓活且於不當疑處生疑也人心道心之義考亭發明無復餘憾後來諸儒說雖或有得失苟能硏思熟玩何待吾說而後知之耶分

而言之人心固生於形氣道心固原於性命合而言之道心雜出於人心之間實相資相發而不可謂判然爲二物也故朱子言用功之際必曰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云云此須親切體驗用功之久當自見也遷善改過來說雖近似然以朱子意觀之已未有過而見人有善遷而從之謂之遷善已有過失而懲艾改革謂之改過是則豈可謂非二事耶

答洪胖

因諸人之回聞獨栖普現靜趣可想然似聞以

坐忘爲用工題目又欲去盡雜念直以心爲赤子心然後方可做工此道理只在顯明平實處因先正已說的格言至論白直做將去久久自有見處若如所云恐所見不明白漸入於幽晴含胡早晚定歸於乖僻非小病也幸思而改之

答洪胖

昔謝上蔡有習忘之語明道先生斥其非今君患心之紛擾不以持敬爲治病之藥乃以明道所斥之說從事何耶古人格物致知而後誠意正心其法明如日星今乃云如赤子無所知無

所能而後可以施涵養之功是欲人盲目而後能行路耶君之所見甚似老莊可駭然君旣自以爲是吾何更有云耶

答洪胖 丙寅

示諭持身應接得中爲難人人皆然在君則比他尤難來書所擧三人中徐則處士自處輕世傲物之人每揖而不拜雖失中而猶可恕與姜二人皆庶其每揖而不拜者過激而近妄必拜而不揖者過恭而近諂在君皆不可學也大抵當揖則揖當拜則拜拜揖何執一之有各隨所

内疑外之誤

遇之人與地而處得其當乃爲中道然君則拜多於揖十分中居七八分乃可未知君意如何

答洪胖

操存對省察則當爲靜時工夫後言則通動靜至涵養者涵泳於義理而養成之謂先儒說涵養處皆不分動靜師友之云非病廢人所及知也困臥不具

答金施普 澤龍○戊辰

承書知孝履支持已臨内除向慰爲深就中示問 國恤内免喪者服色之宜人多疑之然禮

君服在身則雖親喪不得成服者以君服爲重不得以私喪之服加於其上故也今此禮雖若舉行然舉國皆縞素已獨爲親喪黑笠黲服豈可爲乎故愚意以爲直以白笠白衣行之可也

設題事大祥前一日爲之曾祖書曾孫祖書孫高祖書玄孫而不云高孫也但家禮雖有四代之祭今五禮儀只祭曾祖以下當遵用 時王之制也其間或有好古尚禮之家依家禮祭及高祖則必有高祖當入之龕矣今示祔位之說甚非也代盡之主遷奉於族中代未盡中最長

者之家祭之旣祭於彼安有宗子復祭之禮乎改題只視宗子宗孫之存亡而已衆子孫不得與於其間也

答李公浩 養中○庚午

惠書久不報疎慢深愧前在乾川日困應接間雖奉面如不面況阻千里外耶有懷相款只憑尺札勢似然也書中恨不能南來此則不知況老劣無狀而枉費遠懷也況昆仲自相博約而左右皆爲德鄰亦何求而不得耶惟在勉之勉之示諭別紙不敢徒還皆妄言也幸商量去取

餘在子昂不宣

問目

無極而太極　竊疑極之義雖訓爲至而原其所以得名則實有取於有形狀方所而爲言蓋居至高而爲四方之標準到此盡了更去不得故也至於太極實爲衆理之本萬化之原而其總合歸會底意思有類於極故亦以極名之然則太極之得名雖因其形狀方所而以有喻無以實喻虛初非有形狀方所之可尋也但他書有以屋梁爲屋極者此恨爲

北極者此皆有形之極故周子恐人以此極之例求之則或未免同於一物滯於形狀而失聖人取譬之本意故又以無極二字加之蓋其假彼喩此以明此理之無形狀無方所而至有者在焉至實者存焉爾部意看得如此故極이업소ᄃᆡ者疑似近是若曰無之極이로ᄃᆡ以一無字帶看無形狀方所底意思而以兩極字皆作極至之理看過則無極二字足矣不應復有所謂太極者矣竊聞先生常主此釋云然否

看得黃勉齋說詳密當以來說爲是從前謬說
已改之在別紙
或曰極有二義上極是形狀下極是至理故
朱子曰無形而有理此說如何
上極是假借有形之極下極是指名無形之理
今曰極有二義恐失周朱兩先生本意也
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　朱子曰理無情
意無造作既無情意造作則恐不能生陰陽
若曰能生則是當初本無氣到那太極生出
陰陽然後其氣方有否勉齋曰生陽生陰亦

猶陽生陰生亦莫是惡其造作太甚否
朱子嘗曰理有動靜故氣有動靜若理無動靜氣何自而有動靜乎知此則無此疑矣蓋無情意云云本然之體能發能生至妙之用也勉齋說亦不必如此也何者理自有用故自然而生陽生陰也

陽盛陰盛陽穉陰穉　萬物成形以微著爲漸五行生序亦以微著爲次天一生水尚弱到那生木其形已實地二生火尚微到那生金其體已固如此則水爲陽穉木爲陽盛火

爲陰釋金爲陰盛而圖解所指確如彼者行

義黃勉齋亦嘗有此疑今當以何說爲定

以生出言水陽釋木陽盛火陰釋金陰盛也以運行言木陽釋火陽盛金陰釋水陰盛各有一義今圖解所指似是生出之妙而云云故勉齋以爲可疑者轉作行之序看則無可疑矣

沖氣之沖其意云何與中字相通用否

沖和也中也

氣殊質異各一其性　五行甚麼底是氣甚麼底是質甚麼底是性有以潤下炎上曲直

從革稼穡爲性者又有以燥濕剛柔實爲性
者未知是否
行於天者是氣具於地者是質氣質中必有所
以然之理是性也潤炎等是氣質之性然非別
有一性只是理在氣中而爲此物之性則不能
不隨其氣而有異所以各一其性燥濕之類亦
然

與鬼神合其吉凶 聖人淸明在躬志氣如
神故能先事而知其吉凶如鬼神之能知吉
凶而無所差謬故中庸曰至誠如神未知如

此看過爲不失本意否且按正蒙集解有曰
此鬼神指蓍龜此言如何或曰吉凶猶屈伸
聖人之進退屈伸合於鬼神之屈伸此果是
否
鬼神之屈伸變化無窮而吉凶之應相尋於人
事聖人之潛見躍飛進退消息與時偕行而不
失其正是爲合其吉凶若以知吉凶言之則與
合字義不相應
大哉易也斯其至矣下節齋註 繫辭曰易
無體言其變易相生者本無體也其曰易有

太極者就陰陽變易之中指所謂極至之理

◎即此也孔周所言各有攸主而今節齋此

說似以易爲無極此果何謂

亦不見以易爲無極之意恐不須深求

情有善惡 嘗意情之有善無惡四端是也

蓋四端是仁義禮智之端緖也仁之端緖豈

有不善義之端緖何嘗有惡禮智亦然但發

之未遂爲氣所揜則流於不善豈可謂之四

端乎或曰性本純善而纔發則氣始用事故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或有不得其正者如不

當惻隱而惻隱不當羞惡而羞惡便是不得其正者要之亦不可不謂之四端也孟子只就善一邊明性之本善故只剔出一箇純善無惡底四端言之此偏言也若兼就孟子所未發者而專言之則四端亦有善惡此說如何

四端既發固不免於或失其正然孟子只就其發見正當處言之今不可以流於不善者雜而爲說或說必以惡亦不可不謂之性爲比而云云然則與彼非同例也又以純善無惡爲偏言

兼以流於不正者爲專言此說亦甚謬

一 朱子云禮智說得猶寬故禮或有不中節處

智或有正不正未知孟子言禮智亦果有此

意否

朱子只就以中正說禮智處發此義耳不可援

此而疑孟子說禮智有此意與否如此支蔓最

讀書之大忌也

又嘗竊意七情猶可謂之有善惡者以其氣

未必純善故也但未知氣本未純善則當其

未發謂之善惡未定可也其謂之純善無一惡

者何義
湛一氣之本當此時未可謂之惡然氣何能純
善惟是氣未用事時理爲主故純善耳
氣質精神魂魄　凡人之能思慮動作者是
氣也而質之爲義最難曉得先儒以質或就
行上說或就形上說正溪謂行爲不篤是賊
質不擇此以行言也朱子謂質是成這模樣
子底此以形言也旣是形底所以屬行者何
義以質爲形雖似不可然不可離形而言質
如何如何若以方言狀其名義又將云何與

西山以耳目之能聰能明爲精責勉齋以毛骨血肉爲精毛骨血肉既是有形可見底物然則精有兩義否質與精與魄亦有異同否魂與神更無精粗否

質字之義渾亦難曉嘗思之固是以形質言如朱子所謂成這模樣子底也然若止此而已則人有體質形貌甚美而心性悪者如韓子所謂平脅曼膚顏如渥丹美而狠者又有體貌寢陋如鬷明澹臺滅明之倫而性行美者則不可以形質而斷此字之義明矣故試以物譬喻人之

有質猶瓦之有坯本之有樸坯之形模有打造
甚善而土品適中用無不宜者有打造甚好而
土品或疏或墳或太剛或太軟不中用者有形
模未善而土品得宜不疏不墳不太剛不太軟
用亦不廢者樸之形模與本品亦然然則人之
質美質惡不可以形模定矣但其爲粹爲駁爲
剛爲柔之品寓此形模而爲之質故渾淪而稱
之曰形質云耳北溪之意以是質而行爲故云
云非以行爲質也精則當以西山說爲是勉齋
則謂是四者屬於精耳非謂四者卽精也

質見上精是氣之眞爽所資以成此物者魄是陰之靈也神是理氣之妙而發用不測者亦各不同也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四十

書

上四兄瀣○乙巳○時四兄以聖節使朝京

戌茂等自義州齎書今月十二日入京審得沿途起居雖間有愆候旋卽差復及一行子弟以下俱無恙越江又於十六日遼東書狀一時寄來書簡備悉體候萬福路次並無雨水聲息等阻礙之弊自彼發行又得如期無滯其於喜慰曷以盡喩但未審自遼以西行李如何雨水如

何而炎熱則極矣前患脚膝初間例以發痛矣不知慣騎耐苦後如何副使在遼東與滉書謂兒主能騎非所及云滉意患處如前則安有此言以此料或慣騎後差復也在此兩家大小悉無病患溫溪洞內病疫今並寢熄太平橋家亦皆無事寯輩初與憑等來寓弘祚家謂本宅無子弟虛疎還歸本宅云此自行次來書中指揮然也崔郎則宗元取去以自檢勑此則幸矣其餘子姪各處散在浪度滅裂滉病不能作意勸督尋常歎悶而無如之何矣滉則無他證自覺

損傷倍甚於前年而把關適值青鳥之闕懇求
而不得擬不意於今　望日　政復忝　侍從舊
職已非所堪實錄廳郎之役尤非病人一日所
可支也柰何柰何初意秋間因歸葬下去因遂
不來庶得數年之延保今則去就之間非微官
之比實難輕處尤不知措身之宜悶悶且下人
等無奸濫違犯之現者是固可喜而發行後京
中亦別無聞見之事但奸濫之防在館所尤難
更須加意使終始無猥濫之聲則尤爲大幸焉
耳近年赴京之使例因下人之故並受不美之

謗豈非可虞之深乎今以三官之來貪號徵索
前後一軌而後者尤甚甚至內藏寶器公然攘
去或匿占不還無復人理而唯華亭張公翛然
而來灑然而去不瀦不汚頗得使體始知儒士
之可貴東人欽慕多矣汾川李令公近因辭職
上疏兼陳己意以及 國事自 上特命授資
憲下有 旨矣他處書簡並付此書狀之行送
去伏惟照採所祝遄駕珍福千萬千萬謹拜開

上四兄

秋序漸半未審旅館體履安否何似晰夕不任

憂戀之至政丞雖未到京若自遼東先報則想
近必聞 訃聲號之痛在遠倍劇柰何柰何此
中京外門族皆無恙嫂氏頃患風證數三日服
藥旋差今已復常但滉因極傷之餘得痢脾弱
諸病轉劇甚殆今則苟求不死漸向蘇復然勢
不可冒處再度呈辭尚未蒙 允深悶當此變
故遑遑之際長在告由如人臣之義何如物議
何三十六策中歸田爲上計亦已決願以待見
行次之還且 山陵未畢故遲遲矣遥想非日
已行 賀禮滞鬱之餘又聞 凶訃行次料必

促發倍道而來故迎行奴等今月念五間發送
于義州第弘祚等奴恐未及來慮慮未聞音信
已及四朔萬里情懷如何可言伏惟照諒元士
禮鄭德叟姜大臨齋書節次當達不備惟冀愼
護加飡謹拜

上四兄丙午

冬日始寒劇仕繁務未審體候安否何若戀仰
日深日深滉一朔之內兩喪俱室妻母則僅已
了葬妻葬卜在念二事事疎闊其間例藉公力
之事多落落不辦恐不及所卜之日痛悶痛悶

赴
朝事滉之初意亦豈欲必不往乎每制於
事勢之至難而時情物議則不肯少恕奈何奈
何滉事尋常自恠不知終有何事而至此多奇
乎去夏之病今此之喪皆天所以尼吾行也身
方困於病患世方騰於謗議憂撓萬端只增心
恙計不知所出也初欲上去拜 命後明春來
葬春間病患亦不可保無而延至秋冬則兒輩
脫衰之限過矣脫衰未葬所關甚重不得已今
年卜葬而與豐山葬事同月並舉所以事多艱
窘而逼此凍寒也計了此葬後上去則勞傷困

悴虛憊已極衝冒感寒跋涉遠道如以槁葉置烈風中而蘄勿隕得乎此身雖不足惜然微物猶知自愛細思之誠亦難矣以是晝夜忖度行止之謀而卒不能決行也伏想緣此不往又激一番物情之怒滉之一身不暇顧恤恐累及於兄侍下深以愧悶無地自容如何如何石物先造不用改造垂成成則當立而拜奠矣但前件堂柱石雖未盡善似可竪於先妣墓前孫山墓未立而先立於此未安故姑且停之爲計宰姪早占科名以慰先兄喜感極矣及見試卷兩篇

矩牛之氣又大喜過望念後當來負兄之
感如何如何

上四兄 己酉

近日因便附上兩書未審以時得達否李察訪
士彥氏曾見於榮川云浴椒未竟患熱動膳減
停浴還州調數日已差復聞之雖似偶然亦深
爲虞昨日丹郡牓送呈辭草始審前證非徒猶
未永瘳恐或至於深重不勝憂煎萬萬人言浴
椒後多致此證然調攝得宜則無患矣但兄主
自赴京以來有積勞仍有積熱去年來鄉日滉

得侍寢傍夜中覺甚煩熱睡臥不安其後又有
原隰驅馳之勤心常奉慮今此證候非尋常例
發之比不可不萬加治攝乞解藩職甚善爲計
雖蒙例 賜由 命卽須更陳期以速就閒地
靜臥而治之至祈至望滉在此勞憊轉劇日覺
難當從近決意辭去今則兄主事勢如此不可
兄弟一時並舉弟當耐苦停止更冀毋難於累
辭毋勉於輕愈歸萬必去以副懇懇之私幸甚
幸甚餘惟愼藥珍攝萬萬

涌泉穴在足心 百脉所萃而主於心凡熱之

作皆是心火炎上腎水下洸故也不問風熱
傷寒熱氣熱濕熱但遇熱動卽以自手磨擦
兩足心或以兩足相向相擦如覺勞倦則使
健奴代擦亦可須千磨萬擦必以徧體泚然
汗出爲度則雖若燎原之勢忽覺一時平了
此法具在諸方不啻治熱亦可治腫百病皆
可治但人能篤信而用之者少耳滉有積熱
在身每發輒劇輒用此法治之知其有回天
之力取日之功時與人言之而不見信惟自
知其妙大得其驗不可不悉陳於今日乞須

日間纔覺有熱卽令人或自作期於取驗千萬是望所以能退熱者此法能令心火下降腎水上騰以水滅火理勢昭然可以斡造化可以讋鬼神矣

答上四兄 庚戌

書院事反覆揆度似無害理實關風化猶未敢直請故稟于方伯不意以爲非也至麗祖像若作廟殿修享祠則守土者不敢擅作所云果當此則不然在前藏一小樻子置之僧房頑僧時取爲木枕枕之誠不忍天人之表受此汚褻作

屋一間以藏之未曾與一杯酒置一守隷只令寺僧主之此何與於興滅繼絶之事乎若以爲非眞則輿地誌自陽山寺避倭寇來藏分明載之何以謂非眞乎

上五兄 澄○丁卯

伏問起居何似弟入城三日 國有大喪與百僚晝夜奔走攀號莫及痛裂罔極來時舟中得暑痢不得調保往復不絶加有脾胃證不思飮食悶悶初意八月望前下歸今則 國事如此葬前似難下歸而 葬期未定若在十月間則

歸時日寒問慮亦深 天使到嘉山聞 訃留
安州先遣頭目行吊于 國問知 嗣王旣定
然後發行十七日當入京云 大行大王當苦
熱躬行祔 廟祭因以勞傷生心熱證數三日
內奄至 大故臣民之痛曷極賴 儲嗣之計
默定於前故倉卒之際一無他變 宗社大定
是爲天幸耳

與寯寯寘等 壬子

縣奴之來得書具知爾等守廬無他遠慰何喩
余本路抵京並無事但一味病憊加常衰困風

夜勞動之餘輒復峻發又初到城中凡所歷之地所見之物所逢知舊無非傷痛懷抱甚惡以此尤覺證勢之重幾不能支自近稍似向蘇然當此酷熱深慮他證之發而不能從仕也大抵天拔眼中之丁餘孽亦遠人心稍和氣象殊不如前吾家禍故皆知其冤而或公發悶痛之言然於地下之魂何益乎已往之事何補乎苦死苦死無復可言也況吾之所處不可以此而自幸言語形跡之間尤以爲難也早寅可慮而因來人聞其處亦已得雨是爲幸也懷麓事文等

書吾未歸之前汝等取來廬所而觀之可也但
吾家疫氣未息云不無所礙耳餘望毋惰自棄

答審姪 丁卯

都下物議此中亦聞之非徒聞之當初作行亦
豫料其必如此也雖然使我仍在樞閒猶不可
太濡滯況當 新政之初禮判 寵命適以病
劇不得供一日之職臣子之義掃地試使古人
當此事其肯以爲 山陵之故而尸竊不去乎
以義則決去無疑而不忍於 山陵不去是所
謂婦寺之忠周任所謂不能者止孟子所謂不

喉則吾必不如是也今人慣見不職而食者多多乃不怪彼而獨怪於我不亦異乎然彼不我不作此行悶默在京師遇寒疾不汗而死諸公又必以責周景遊者責我故吾寧爲此而不欲爲彼耳

答甯審憲姪

不意聞嫂喪驚怛深矣二十餘年守身窮苦其節不易得也可尚可尚而汝等窮且遠在不能盡意於其喪可恨猶幸崔君在彼力措如此此則足爲慰幸遣人事得及來朔亦可矣古禮妾

亦有神主今造主似無不可然今此則不須造主只用位版爲可若只書牓太爲忽略尤易於廢忘之勢故酌其中而爲位版可也

答審喬姪問目 中庸

序旣曰人心又曰人欲所謂人心人欲同乎異乎孰爲先後

人心者人欲之本人欲者人心之流夫生於形氣之心聖人亦不能無故只可謂人心而未遽爲人欲也然而人欲之作實由於此故曰人欲之本陷於物欲之心衆人遁天而從欲故乃名爲

人欲而變稱於人心也是知人心之初本不知此故曰人心之流此則人心先而人欲後一正一邪不可以輕重言也

行遠升高註云大學中不出性字中庸中不出心字不知是何義乎

學者用工莫切於身心故大學言心教者論道莫先於性理故中庸言性朱子序大學而論性者大學之正心實爲因性善而復性初與也序中庸而論心者中庸之說性本以發心蘊而明心法故也

健順五常之德在人則可在物亦可並言之
否
觀萬物之異體則物之偏塞固不具健順五常
之全言一理之均賦則物物之中莫不有天然
自在之性蓋氣雖自隔於物而有異理不爲氣
所囿而終無故曰萬物各具一太極又曰以理
言之則無不全以氣言之則不能無偏章句此
處說天命之性故就統體之同處而言之耳
　道之大原出於天註云大學入德之書學者
事也中庸明道之書教者事也然則學者不

能於中庸之道教者不事於大學之道乎其
裏果安在哉

大學修身之本入德之門故曰學者事中庸明
道之書傳心之法故曰教者事也然非修身入
德之學無以施明道傳心之教非明道傳心之
教無以究修身入德之學此庸學之相爲表裏
也

存養省察之功亦有輕重之可言而存養與
涵養之義同否

靜之不可不養猶動之不可不察故存養省察

不可分輕重也存養專以靜言涵養兼動靜言
七情之中只言喜怒哀樂者省文也否喜樂二
字不相疊乎中庸言喜怒哀樂大學言忿懥
　恐懼好樂憂患其不同何義
孔子言仁義而不備舉四德至孟子而始言之
子思言四情而不備舉七情至禮記而始言之
非省文也義理渾然於其中故也喜對怒而不
可以對哀樂對哀而不可以對怒則喜樂之不
為重疊可知矣中庸之喜怒哀樂大學之忿懼
好憂適然各舉而言非別有深意於其間必欲

論其不同則鑿矣
以仲尼曰稱之而下文例以子曰稱之者何義
首稱仲尼以表之則其後例稱子曰亦非泛然矣
君子之中庸一節蔡氏以爲子思釋孔子之言然否
君子之中庸以下朱子亦以爲孔子之言故不云子思之言蔡氏之說特備一說未必爲是
中庸其至矣一節子思增損者何義

論語以中庸之人言之故曰爲德既稱爲德則可無能字子思以中庸之道論之故去三字既無三字則須有能字然於斯二者之間未知其果孰增孰損又安知其不出於偶然而必欲强爲之說以求子思增損聖言之非乎

中庸大旨誠也而以知仁勇三達德言之何義

誠爲中庸之道之大旨三達德爲入中庸之道之大旨也

於中庸曰入道於大學曰入德分道德者何

義

中庸述以明道故以道言大學學以成德故以德言

鳶飛魚躍必理與氣之使然也而小註朱子曰所以飛所以躍者理也然則氣不與也否其飛其躍固是氣也而所以飛所以躍者乃是理也然子思引此詩之意本不在氣上只爲就二物而觀此理本體呈露妙用顯行之妙活潑潑地耳故章句只曰莫非此理之用何可問氣之與不與耶

中庸之忠恕與論語之忠恕似不同而論語大小註雖不一而足然浩汗不能領會將何以折衷

朱子答南軒書曰忠恕之說竊意明道是就人分上分別淺深而言伊川是就理上該貫上下而言若就人分上說則違道不遠者賢人推之之事也一以貫之者聖人之不待推也若就理上平說則忠只是盡己恕只是推己但其所以盡所以推則聖賢之分不同如明道之說耳本註聖人雖不待推然由己及物對忠而言是亦

推之也

行乎夷狄之行字之義

行與論語雖蠻貊之邦行矣之行同又如子張

聞達章註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行

鬼神天地上帝名雖異而實則同歟

程易傳釋乾字曰夫天專言之則道也以形體

言謂之天以性情謂之乾以主宰謂之帝以功

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今按只是天地造

化但所指而言有異耳

不可度思者指何事而言之

指其發見昭著則洋洋如在指其靈妙不測則
不可度思

不對堯舜之道而只舉文武之政者何歟

只問政而不問道對不以道而以政有何疑乎
况周政近且備歟

大學八條目以格致爲先中庸九經以修身
爲首者何歟

八條爲學之序故先知後行而及推行九經爲
治之法故只舉修身以爲本領且修身之中已
兼格致何爲陵躐

博學之小註朱子曰五者無先後有緩急云何歟

無先後謂不可以五者次序分先後也有緩急如不知則四者急而篤行緩既知則篤行急而四者緩之類但以或問之說考之五者之有先後又甚分明而此小註云云未詳

至誠之妙不異於聖人小註曰曾子至答一貫之時則渾全然否

曾子聞一貫之時亦不渾全則子思何以曰及其成功一也

實理實心之所以異者泛然不辨請聞其旨
實理實心之說雲峯說自無可疑今云泛然不辨此不能愼思明辨之故吾雖更說只益生疑且須看或問二十章論誠處反復玩味自當豁然矣

以無爲譬於無疆何義乎
無爲而成亦於本小註詳之蓋上之無疆博厚高明之無疆此之無爲即不見不動之無爲皆以無爲貼無疆而言惟其無爲故能無疆若有所爲有形迹何能無疆耶

三十章述孔子之道德而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註不曰孔子而例以聖人之德稱之者何義

言孔子之德則語偏言聖人之德則意圓活

旣曰贊化育又曰知化育贊與知有淺深否乎

贊化育以行言知化育以知言語各有指無輕重淺深

相在爾室註胡氏曰上文引詩但見學者有爲己之心此兩引詩方見學者有爲己之學

所謂心與事何以分之
志於其學謂之心方爲其學謂之事

寄子寯

蒙兒明年十五不可每呼幼名別紙書去依此命之并解釋詩義而教之且令謹藏毋致遺失大抵此道之於人倫日用如飲食裘葛旣不可須臾無亦莫非平常之理也令人纔說道字便以爲異事惟致力於學問而後知此意故詩中云爾小兒名阿淳前書未細書之似未分明故再示之汝來時到丹陽招問船人明春到京遲

速且約以回船乘去之意丁寧勿違告之如求
及招見之勢令可信人傳告是意亦可余欲二
月望後念前發行其可適相値耶

又

蒙兒漸至長大不可尋呼兒名今命以嘉名字
則當隨後但從此當漸有成人之責不知稍可
敎以義方否欲子孫之佳人之至願而顧多徇
情愛而忽訓勅是猶不耘苗而望秊熟豈有是
理向見汝於兒子愛愈於嚴故及之

答子寯 乙丑

卒哭易服之節禮文無之吾亦不知其如何而可若以意料之當初成服時既於　殿牌行之今之除服亦於初行處行之爲當若然則早朝著衰服入庭跪執事上香俯伏哭不拜出就次改服入庭四拜而出如此似爲合禮然若就齋內則只依上官所爲可也吾則阻水不得出書堂只於東廳行之私家哭禮未安只入庭俯伏而出他皆如右爲計

卒哭除服節次雖五禮儀無之其外官成服條下有云其卒哭後改服及練祥禫改服節

次與京官同 又家禮小祥變服節次厥明夙興主人以下各服其服入哭乃出就次易服復入云云以此推之似當如此耳

寄子寓

卒哭除服事禮安城主亦遣吏來問并送五禮儀來因考儀而更思之則卒哭後百官雖烏紗帽黑角帶喪服則非除於此日也故凡干喪事則著衰服云外官雖無著衰服之處若以事入京或小祥前遞外官爲京官則凡干喪事著衰服無疑矣今豈可爲除服節次乎自明日後只

當藏衰服而用烏帽黑帶而已可也今午所通
大夫禮也故請人于禮安馳往通報急須通于
府中爲可

與安道孫 庚申

昨日凡禮何以爲之敬迎爾相承我宗事勖率
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對曰唯恐不堪不敢
忘命右醮禮之辭汝所聞知千萬戒之大抵夫
婦人倫之始萬福之原雖至親至密而亦至正
至謹之地故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世人都
忘禮敬遂相狎昵遂致侮慢凌蔑無所不至者

皆生於不相賓敬之故是以欲正其家當謹其
始千萬戒之

與安道孫

因來人知來寓山寺但歲月如流千萬勉旃汝
近日如許悠悠恐業之不進倍於曩時憂心不
弛京中金就礪汝所曾見今與一後生遠來求
學無辭可拒時寓溪齋人能篤志如此於汝獨
無愧乎深欲與汝相見然汝不可頻數往來歲
時來見未晩也今見汝婦以余生日送獻巾襪
誠意則然矣但時未來見故如此之事未安於

心汝須論以此意至可至可論語吐及訂說金
君求見甚切不知何在道示爲可

與安道孫辛酉

汝父來知汝還府又向尙州此亦勢不可不往
也回來十五日忌祭臨近又不可不來參行也
就中汝於今行及凡赴同年筵席十分操持愼
勿乘喜多作狂妄事凡先生所令戲事雖不可
不從聊暫爲之僅以免責而已不可極爲淫媟
鄙慢之態以供人笑樂如倡優輩所爲也汝常
時不善飮酒此則可喜然吾見後生輩得小小

名字自以爲平生一大事多失常性如狂如醉甚可悶笑千萬戒之况汝待尊長以行尤非他比耶

答安道孫乙丑

僧來得書深慰係念在此大小悉佳商山諸人移文道內大意謂當請誅罪僧時 上敎每諉以 殯殿方臨不可戮人命 虞哭過訖正當討罪之時故倡作合道伏 闕之計此意甚壯此邑人亦有聞之投袂而起者然而余意有甚不可者故旣勸令會議而又力諭止之其中如

彥過士敬輩殊不以止之爲嘗中懷憤鬱而姑且强止云然余之老孱亦豈無所見而妄沮人忠憤之發耶此等事當以義理斷之一毫客氣著不得處後日當知之今難以片言盡也昨見朝報 王大妃未寧已久避寓桂山君房 上體未寧亦非偶然雖屛伏遐外憂悶罔極罔極新陵十五日己畢今二十八日爲卒哭云卒哭後黑笠黑帶已知之乎

與安道孫

鄭士誠過此見書知悉就中金士純爲景善今

欲讀啓蒙汝既讀易啓蒙不可不讀此時不可
失也易雖未畢且當置之卽須下來同讀至可
至可但向來觀汝之志專不在學問吾意恐汝
未讀程朱書故如此及去冬讀晦菴書猶未見
有感發興起憤悱求益之意吾心大失所望頃
者又與書言汝讀易而不知圖書卦畫之原絜
靜精微之義爲可恨云云汝得書後無一語報
答則其無意求知所未知者可知一向馳心於
外慕得失之際立志凡近如此今雖强汝以讀
此書何異於使不樂者强歌耶雖然在吾則不

可緣此而終不導汝可知之路故爲遣奴馬汝獨不能奮發而思改乎汝既下來則壎之以不可獨在故因子厚之歸已通于夾之處想亦必遣人馬未可知耳

讀易亦是一項大工夫汝今年入山堅坐辨此一事甚善吾非以汝讀易爲非只是頓無向學憤悱之意苟用心如此雖盡誦諸經不錯一字何益於事眞晦菴所謂棄却甜桃樹巡山摘醋梨者也近看金禹兩友志趣甚好能專意此事立心之誠切如此何求不得何

學無成有友如此見在齋舍汝頗不肯[illegible]疆輔之資一向胡走亂走終不免程先生所謂出太遠而無所歸之戒其可乎今有一綫道不盡之意汝其思之

與安道孫

前書云云者乃聞謗自省自修之道當然耳其實無可驚動之事所云禮安人止之者吾實止之吾何避其言乎且諸君亦何必怯我人各有所見諸君自以所見抗疏老夫自以所見止鄉人其是非得失自有後世之公論今豈可各據

一邊而爭是非較得失耶如有問者汝當以其
實告之曰禮安人事有相關故不得已止之矣
安東人則自以會上疏故不往耳非大父所得
禁之者也云云可也其後此中所聞皆同汝所
聞然則鄭子精所云必是別有一人之謗汝則
京雖似無暇然不遠處須一往問子精密以報
來也此謗則兩不足掛懷但接後生播詩文等
語雖非我本意然在我所當作戒故前日所以
語高叔明者如彼又於寄汝書中亦言云云一
以防意外納來之人一以警其輩使勿談詩

詩文之類於不相悅之人耳固非因此而欲令
汝輩及此邊人遂沮喪素志廢學問而從時俗
也朴生傳疑以其人在都下恐有不當見而見
者故不欲速還然豈可終不還乎今姑以未盡
修改俟他日畢修而後還之告之可也

答安道孫 丁卯

前閏十月廾五日發行而至十一月望念間猶
未到京云意或今冬不能出來渾家憂慮之至
今得書知已無事入京深喜深喜汝之濡滯關
址已久此間如趙琴諸人謂汝不當如此頗有

齒舌余答以事勢如此不得已而然耳云云余
歸後毁謗藉藉雖爲未安在我老病愚拙之分
庶得因此永棄未必非幸不意反有欺 天罔
聖之事疊下累至不勝震越無地措身勢將爲
凍死中路之計適蒙日溫上來之 旨姑紓目
前之窘不知到日溫後當如何也余平昔每望
奇明彥能不拘世習直陳吾愚病不可用之實
并及進退辭受之間不可不從其請之意以解
我倒懸也今乃手自推入于百尺之井極知吾素
行不足取信於朋友以至此極徒自愧痛而已

柰何柰何家門罕究之事喜慶悲痛幽明兩極
感祝無已汝則非徒居泮亦有別舉所當留彼
但恐身處波蕩中不得專意做工更須勉勵十
分奇君處答簡今不須問其看如何若小有相
知豈至於此耶

答安道孫戊辰

禹景善前後書亦皆奉悉今亦以憂撓之故未
暇答報所詢休字罷止之義承上機務 明習
綱條總攝而言故耳先生所製 康陵挽詞中
有母臨休護攝之句所謂休字乃指此休字也

命圖時未更定蓋亦未可輕易故久未奉還此
意爲致之格物說亦以畏衆議未敢送入都耳

與安道孫

許承旨公爲寄煎藥感愧厚意但有鄙懇欲憑
景善以達古人固以蔽賢爲罪薦賢爲忠然以
不賢爲賢而濫有論薦其人與被薦者交受其
譏受譏小事因致顚沛病國者古來豈少哉以
許公之知而不慮此何耶滉與許公相與周旋
亦云久矣若可以相知矣况去秋以來滉方在
謗海波瀾中非唯他人許公亦未必不爲讒者

乃反忽然無端出此爲言大爲揄揚致令病躓
垂死微蹤復見顚沛將入罪呂其可謂相知乎
古人有白頭如新之語許公嘗令滉作其新齋
記鄭重而久未果如或作之當以此語爲主意
乃可乎昔嵇康作絶交書以絶山濤吾嘗疑其
過激自今觀之亦不可以絶者爲全非而見絶
者固自有以召之也

與安道孫 己巳

吾行自驪江以後風雨連日氣亦不平不可久
行於水上到忠州陸行昨宿丹陽今日踰嶺明

當無事入山矣溪上瘴氣向熄而青雲及下數兒來行云故姑向陶山就中　文昭殿事兩司所　啓竟何如結末耶後書須細報爲可且十圖畢刊後當印　上數件于　御前云其　進上時知西銘等圖追改與元本不同處須一一付標具　啓所以追改不同之故爲可此意汝須細白大司成前令道于政院及書堂不可忽也然其不同處大司成亦未詳知汝與而精須細考付標以告于大司成爲當

與安道孫　庚午

汝於諸丈前當虛心下氣參聽衆論之不一徐究而細察之以庶幾從其長而得其益可也今乃先以粗疎之見偏主己意信口騰說高聲大呌以凌駕諸丈說假使汝說不違理已是咆哮無禮非學者求益之道況妄見誤入而如此其可乎其速改之

答完姪 己酉

近聞汝公然道之曰吾不能居於溫溪云云不知此言信乎我等雖老悖豈不知汝居溫溪之勢之難而强之使居乎顧以子孫詵詵見在而

宗舍祠廟荒廢蕪沒人生痛心復有愈於此者乎故雖知勢難而猶望汝萬一來護而意謂汝亦必恒自不安於彼日復日年復年為庶幾來居之計今聞此言則汝不復來矣汝已安於彼矣然則我等何望祖先何依我不意汝識字而自處如是也然前者我雖望汝之切而不責汝以今歲來明歲來者知汝勢難而望汝之心猶在故也今忽加汝以峻辭者亦豈不計其難而云乎以汝果於自謀而不以棄世業為難反以父兄之戒諭為不當切恐汝心自此終不回也

嗟乎嗟乎此非獨汝之過也天之於吾門何不
吊至此使百年基業漂壞略盡無可食之地而
之勢誠亦難矣豈獨汝之過也古人云知我如
此不如無生我等之謂也然汝之處心不可如
許其果斷也思之思之汝欲令宗道來西村豈
不以西村謀生之資可優於温溪耶然汝多子
女豈能令日優給宗道使不待加營而足活他
日他子女又有無歸者又能各各優給使不待
加營而足活耶若不能盡然則將給宗道西村
田舍而給他子女温溪田舍耶如前則勢所不

周如後則義所甚乖故莫如順理而處之速宗
道於溫溪給以見存之田以居以守或爲措補
或令自營庶幾漸漸就緒一邊修繕敝舍則其
材木人力等事門中皆有顧助之意豈不稍異
於他成造乎凡此皆在汝意之決斷汝意既決
則宗道何敢不來耶一舉而可以上慰先靈下
答門望補汝前過而衍宗道後福何苦而不爲
耶

答完姪

曾來得詩雖足慰岑寂然所言狂率非老病無

用之叔所宜聞亦不可使聞於當世之人千萬
千萬汝何所見之迂而不思之甚耶余之此來
豈有高退獨往如古人之爲乎顧自知踈拙無
所輕重於世而大病纏身尤不能效犬馬之力
徒趨世食祿以爲深恥故欲及未死之前而偷
生田畝耳其跡止此本無可疑而猶且不勝人
情之疑惟指目怒罵者滔滔未有一人以爲可
者余心日以憂愧以俟罪責而已令乃妄引古
人高立標榜作爲歌詠不出於他人而出於吾
子弟之手若使世之讐嫌者聞之其召笑鬧取

回恐誤或行

禍敗不旋踵而至矣可爲寒心余質愚而心慕
古於詩篇中屢有狂妄嘐嘐之言然不至如汝
之大言也余今年近知非稍見古人行己處心
之大方其無實而妄自高者最爲心術之害方
欲革此習務本實庶爲寡過之人今因汝大言
恐余嘐嘐之所使然也深自懼焉心欲次韻道
意所不敢當故不爲也勿怪勿怪　陵壽送去
但彼時余筆意尤生顧受　命不敢辭自今觀
之可愧可愧

答完姪丙辰

産州奴來見書知好深慰深慰念謹往何[illegible]
又添一算近與黃仲舉相過從稍以慰懷耳
來賜養書不滯時月深喜其敏且勤也因歲時
多事未及對校所云誤處想不難改也但汝看
此書何如程子嘗言人讀論語有全然無事者
有得一兩句喜者有知好之者有不知手之舞
之足之蹈之者蓋不獨論語爲然也聞臨皐已
落成遣賀但其宴太侈至用油蜜果此甚不宜
於學中盧鄭兩君何不思之甚耶如見兩君須
密規之凡事務從簡約圖爲久遠可行之計至

辛至辛樹谷三祭合物共辨而分行孫山祭勢不得共辨於樹谷故別爲輪行自今歲末爲始僉議已定矣送來兩物旣來故置之但校官寒唫自古流傳記云居山者不以魚鼈爲禮處澤者不以麋鹿爲禮然則校官不可以此等爲禮也決矣今後千萬勿再勿再吾言非偶發念聽之宗道寓樹谷讀通鑑畢今歸西村但其意務欲歷覽諸書匆匆涉獵旣過不能記憶殆與不讀無異此最讀書之病毋鑄戒之而一不聽可耳

與完姪甲子

家門不幸祠廟不守已過三十年矣汝於奉先奉家之道罪責不可勝言當初汝欲離居之際不嚴禁止吾等亦有罪焉自頃年以來宗道欲來居守如此則與汝來居何異故深爲喜幸雖圖措買田之計竟奪於饕利者之手然其望來之心日復一日今春不來則望來秋今年不來則望來年豈謂宗道又萌此不善不吉之念乃欲爲忘親背義逐利營生之謀且欲宗道來此非徒吾兄弟及家門諸族之願想汝心尤切

而命之來丁寧矣今宗道也但知有妻孥之私不顧父兄宗族之願不患家長前稟令之有無乃汲汲然買田築室於遠外之地爲潛隱投迹之計此豈家門子弟冠儒冠識禮義者所爲哉汝雖離居猶在同鄕十數里之近可往來檢護祭祀容有可護者若宗道此計得遂而久遠因循得以成家於彼則其視溫溪與西村兩處落落然疎外之事勢懸殊雖欲知汝之往來檢護祭祀亦不可得將至於提挈神主遷以自隨其便矣此則於汝亦豈爲小小之累哉吾等今已

召致宗道責問此故只以其赴試日迫故姑停而先曉此意於汝以示不禁之端汝須速諭宗道決罷其乖謬妄作終歸無益之事至可至可如此而不聽則家門會議損黜其身必以來居之日爲限不但已也

答完姪

性理大全故帙五新帙六裏袱送去濂洛以後諸儒論述皆在此書眞性理之淵海學者不可不熟余少時得不帙之卷於大年處心竊嗜著以不得全書爲恨今始得全而心力衰憊無以

爲學是可嘆也

與完姪

昨見祠堂窓户紙多穿蠹糊紙十張送上改糊爲可就中宻處伻問否昨不欲徑播不美事故不問而來爲恨且開窓事汝何聽之藐藐凡爲子孫當謹守家法汝初雖不思及我言之當卽改猶不改何耶先世或全無開或置窓則小且高不與外通望三世各家皆然大抵閨門之間日用周旋飮食言笑豈可與裸股肱不裹頭奴人相對無障蔽耶今全爲牧牛馬檢奴輩等事

而不顧禮法之爲重此豈士大夫家道家拾相
傳之美意乎況小開一家憲而其餘不開亦不廢
牧牛馬撿奴輩乎今汝改作宗家甚爲美事而
率意忘禮廢三世家格所關非輕歸來夜枕不
安柰何柰何

與宰姪 丁卯

鳳停寺前泉石吾自少愛之去年偶得重到其
寺苦無心與不得游玩臨去乃始少坐其上餘
戀不能已也汝幸居住其近築臺遊賞與朋友
共之殊非惡事但似聞其名云云此則大非所

稱聞之不覺瑟縮忸怩況又不出於他人而出於諸汝觀乃叔平生曾有若此等誇張事乎汝以愚姪指愚叔云云人豈有不笑且怒耶口稱猶不可況刻之澗石以爲淸境累耶卽速鑿去之千萬毋遲緩不然他日汝不得來見我也云之後若欲求得佳名嘗見朱先生雲谷記其山中得一泉石佳處欲築臺取陸士衡招隱詩飛泉漱鳴玉之語名以鳴玉而未果也今以此名其臺則泉石增價而人不笑怒可傳之永久爲山中一勝迹也

與宗道乙未

金上舍代喪之服竟何所定前月所以難決
問者於古既無考據又古者過時聞喪者或奔
喪或未奔喪其成服必爲始死以後節次而後
乃成服又必未行父母喪者或有既壯而追服
先正以爲非禮今父死服中而子代喪者若依
過時成服之例爲始死後節次而後成服則有
似於追服者之非禮余以是爲疑故只以不知
答汝矣近權起文之子亦遭此事因人來問余
意每以不知答之亦非爲人忠謀之道更細思

之方知余前見未盡也蓋此事與過時聞喪而成服與少未行狀追服者不同彼所以必爲始死後節次者皆已所當行之禮而未行故追行之也今此代喪之事則其始死後諸禮父皆已行之但未畢喪而死耳故其子則只當代父而行其未畢之禮而已不當再行其父已行之禮此必然之理也然則其成服之節但於朔望或朝奠告守兩殯所以代喪之意仍受而服之乃行奠以爲當也故以此答權之問答金上舍必已有定行禮但事同而答異恐致後疑故聊告

以釋滋疑耳

答温溪洞内 庚申

示來洞令未盡處補書送還照量大抵此事有少未安之意者 國法不許私門决人之罪故也而此洞之人則皆一家奴婢故可以行此令耳若犯者不干奴婢而强行此事或値不幸則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故補入此意洞中須僉員萬萬爲佳所云拔劒放火等事其罪不小亦禁入條内若有如此事只以不應爲事理重處之其不可治者告官爲可耳

與溫溪洞內

恐自凡金伊於孫伊一則班行一則隣里一則儕伴自其生時公然淫盜其妻孫妻亦陵蔑本夫恣行淫奸及孫伊身死兩情快幸今始適願凡金伊本妻無罪黜送經營投合遂成奸謀瀆亂彝倫敗壞風俗罪一也亡奴家物不忍即時收入全付其妻者爲亡奴存厚意也孫妻因此恣爲姦濫布穀雜物等數多隱匿移置恐以亡夫己物轉作奸夫館𩜾之計背恩滅義並作亡盜罪二也於孫伊上典深懷惡至移怨於亡

往來之人極口罵詈語逼上典罪三也與其族
類通同作謀爲出亡之狀使數人前托招引而
去凡金伊則挾捧追後以示衆人而其夜卽還
藏匿觀變欺瞞洞内愚弄故主罪四也洞内同
議治罪後蔑視洞令頑梗抗逆略無畏憚恣行
益甚罪五也右人等罪狀如此關係綱常 敎
所不原怙終賊刑古亦有典非出私忿義所當
治今若不問自此洞令遂廢無以正風俗而行
號令恐不可不痛治故敢白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四十